

《憶故友黃湛森（霑）》

這是追憶自在港大相識到他活躍於娛樂界之前的湛森兄（黃霑）（1941-2004）。那時候，他熱情、活躍、樂助，跟同學很合得來。有一年，港大一群教會同學組織了夏令營（不是信奉基督的也可以參加），到新界義務勞動，給一條村鋪一條水泥路。在那兩星期裏，他的詼諧，讓大家增加不少樂趣。口才以外，他的文筆也不錯，曾是港大學生會刊物《學苑》的中文編輯。

下文只是簡述自離校後，我和他的一次約會和兩次偶遇。

那次約會，已忘了是哪一年了。他在失戀的當天傍晚，約我到中環希爾頓咖啡館吐苦水。他忿言，從那天起，要作「壞仔」（不再做「好仔」了）。現在想起來，要做「壞仔」，是他日後自我標榜的「不文霑」的伏筆。

事隔多年，大概 1998～99 年間，我和司徒華兄在中環威靈頓街一家餛飩店遇見他。他過座來和我們談了一會「正經事」。他的談吐很「文」，連一些老北京人稱作有點「粉」（不文或不文雅）的話都沒有。還是我當年在港大認識的湛森兄，只是更成熟，發了點福而已。可見他在電視節目上的「不文」表現，和出版了以露骨的性慾為題材的笑話集，是有意的胡鬧，或迎合一些觀眾（他的粉絲）的趣味。

談到我到中國作田野調查，他說，香港流行音樂也很值得研究。這一門，我雖然外行，然份在老同學，我當場鼓勵他着手，並寄以祈望。

最後跟他的一次的會面，是在到港大圖書館的斜坡路上，偶然碰上他。他說是去找資料寫論文。論文快寫完了，題目是《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：香港流行音樂研究(1949 - 1997)》（香港大學 2003）。他還提到上次見面時，許下的諾言。彼此來去匆匆，我向他道賀後，就分手了。

想當年（1963），因有人攻擊我在學苑連載的《狂人夢話》（一個校內同學和校外一位女評論家），他站出來，寫了一篇長文，為我辯護。那時他正在忙着考畢業試。這裏，我不顧有犯為自己吹擂之嫌，從他那篇文章抽出兩小段，表示對這位亡友的謝意：

「狂人夢話」是好文章，「狂人夢話」作者的老師，一位知名的學者，看了「狂人夢話」之後，曾經不住地點頭，說「狂人夢話」「很有點意思。」所以筆者才敢妄作知音，向各位有理想，有感情的同學推薦「狂人夢話」。

看「狂人夢話」所得的興味，筆者不敢獨享，僅在此公諸同好。寄語「疏而不」（筆名）同學，不妨於看完「學苑」後，送一份給批評「狂人夢話」的作家，附張便條，也勸勸她暫時撥開成見，仔細的再讀讀「狂人夢話」，說不定這位作家也會漸漸的學會欣賞這篇好文章，不致整天躲在牛角尖裡，持着螳螂式的傲氣，要不得的成見，去對自己看不懂的東西妄作批評呢！

原載香港大學學學生會雙週刊《學苑》第十四期，1963 年五月第二號第一版

文中的「作者的老師，一位知名的學者」，指的是牟宗三先生，這是湛森兄親自告訴我的。